

口述

区长在我家“吃派饭”（二）

□ 乔玉璞

（上接2023年12月28日《聊城晚报》02版）饭上来了，郑区长并没急于用饭，而是先问起了我家的情况，比如有几口人啊，粮食够不够吃啊，孩子上没上学呀，各几年级啦，等等。父亲都一一回答。待了一小会儿，他可能看到桌子上的炒鸡蛋，判断这好饭不可能我全家都吃，于是，他眉头紧皱，没有吃饭的意思。我父亲很尴尬，心里犯嘀咕，是不是嫌饭孬呀？这时，西屋里忽然传来小孩的哭闹声，他对我父亲说：“孩子们呢？让他们都来吃吧。”父亲说：“他们都在厨屋（西屋）里吃着呢。”他说：“我得看看孩子们。”他起身进了我家西屋。只见我母亲、我姐、我的三个哥哥正在吃饭，我却在炕上哭闹。当时，我还不满一岁，还睡土布袋（将沙土过滤筛净，装小布袋里当婴幼儿睡袋）。郑区长环视了西屋一圈儿，目光落在了我们一家人正围着吃饭的锅台上。见我家吃的是老咸菜和高粱面黑窝头，喝的是棒子（玉米）面稀粥，他立马皱起眉头，低头不语。好大会儿，他转身回到堂屋，把给他的饭菜，又全都提到西屋里。他伸手拿起俩黑窝头，将老咸菜拨在一个小碗里，大步流星地重回堂屋，一口气吃完。然后，又快步走到西屋里，很生气地对我父亲说：“云香哥（我父亲的名字），你记

着，从今天起，你们一家吃啥，我吃啥，再也不能给我单独弄好吃的。你想想，你们吃那饭，让我吃这饭，我能吃下去吗？”他说着说着，眼圈泛红了。

我父母还没反应过来，没来得及送他，他就快步走出了我家院子（当时没大门）。刚出去，他又折回到西屋门口，将刚才对我父亲说的话对我母亲又叮嘱了一遍，还加了一句：“那几个白馍馍、炒的菜，让孩子们吃吧。我先走啦。”我父母送他到院子出口，他走老远了，我父母还愣在那里发呆。好大一会儿，父亲才说：“你看看，郑区长非要和我们吃一样的饭，人家是共产党的好干部呀！”

这是郑区长在我家吃的第一顿饭，吃得特别快，为的是快点儿走，好让我们家的小孩子们吃他没有吃的白馍馍、没有动筷的炒菜。可那天中午，我们全家没人吃那白馍馍，也没动那几个菜，照样吃黑窝头、老咸菜，没人说一句话，心情莫名地酸楚与沉重。

不得已，第二天的饭只好按郑区长的意见做。不过，我母亲头脑好用，就搞了点“变通”，郑区长不让炒菜，就不炒菜，不吃白馍馍，就不上白馍馍。她在高粱面里掺点白面，蒸窝头，口感会好一些，都吃一样的，郑区长就不说什么了。第二天，郑区长准时来我家，这一回，他没直接去堂屋，而是先到西屋看了看，然后，才从筐子上拿了两个窝头，端着

碗小米稀饭，盛了一小盘儿我家自己腌的胡萝卜条，去堂屋里吃。

后来的三天，母亲做的是“不好也不孬”的饭。她从邻居家借来了棒子面，蒸了一锅黄澄澄、泛着香味的窝头。全家与郑区长都吃一样的，这回郑区长也就没说什么，吃得很开心。

在我家吃完最后一顿饭，郑区长有些激动，也很感动。他对我父母说：“你们是老实人家，以后，区里的其他干部，还有可能来你们家吃饭。云香哥、大嫂，你们可要记住喽，你们一家吃啥，就让他们吃啥。不然的话，怎么能叫搞‘三同（干部下基层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呢。党中央要求搞‘三同’，可不仅仅是吃饭的问题，是要通过搞‘三同’，了解真实情况，体察民情民意。你们让我自己吃好的，你们吃孬的，我们能体察啥呀。”

临走，郑区长给我家留下了三斤粮票和两块钱。按当时物价，这就是五顿饭的饭钱。我父亲坚决不要，放回他兜里，他又拿出，塞到我母亲手里，来回拉扯了好几个回合，无奈，母亲只好收下。他拉下脸，严肃地说：“‘吃派饭’，交粮票、交钱是规定，是纪律，我一定遵守，这一点，你们得听我的。”说完，他紧紧握着我父亲的手，连声说“谢谢”，转身走了，走老远了，还不时地回头、摆手，慢慢地消失在我父亲母亲的视线里。我父母站在那里，

好大一会儿呆呆地原地不动。我父亲很激动，倒能抑制得住，母亲却激动得流下眼泪，哽咽着说不出话。郑区长是他俩头一回见到、而且是直接打交道的最大的官儿，可他又不像官儿，他们才如此动容。

我父母对共产党的感情至深至切，因为我家是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得解放的直接受益者。

从那以后，我家还承担过多次干部“吃派饭”的任务，有的吃一顿，有的吃两顿，有的吃三顿。他们也都如郑区长一样，我家吃啥他们吃啥。他们都很满意，在大队干部面前没少夸奖我家。大队干部对我父母非常满意，敬重有加。

在我成长的记忆里，我父母无数次地说起当年郑区长和区里、公社的干部来我家“吃派饭”的事儿，每每提及，他们都十分感动，都从心底里敬佩这些干部。

现在，“吃派饭”的年代已经远去，但“吃派饭”的精神永存。前几年，刚刚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很多包村干部、第一书记，他们察民情、听民声、解民忧，与贫困群众同吃同劳动，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当年干部“吃派饭”的精神。这种精神在赓续传承，永不会停止；这种精神是我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坚强纽带，将永远发扬光大。

（全文完）

聊风俗

老家的吊炕

□ 刘旭东

在鲁西农村，普通老百姓的家里，近些年时兴一种新型炕灶——吊炕。它不同于盘建在地面上的传统土炕，而是用砖石或水泥板做地脚，把炕体悬空的床式火炕。吊炕的名称大概因此而生。和传统的土炕相比，它的特点是结构合理，通风良好，柴草燃烧充分，上火快，传热和保温性能好，炕灶热能利用率高。而且，这是一种睡觉时从头到脚渐次加热的结构，符合人体养生规律。这种吊炕省燃料、省时间、好烧，使用方便、安全卫生，因此受到了老百姓的普遍欢迎。甚至有的家庭为儿子结婚盖新房，虽然房中安装了天然气、空调、电暖器，但依然要配上吊炕。

我家也有一个吊炕。是十年前一位从东北回来的老师傅给改良盘建的。它长三米，宽两米，是当时全村最大的一个火炕。建造所用材料和施工过程也比较简单，主要原料是方砖、沙子、水泥板和一个铁制插板。这种炕炕面宽敞、排烟通畅、炕温能自由调节。我让瓦工师傅给炕体抹上了一层水泥，讲究的人家还会精心贴上瓷砖，看上去特别漂亮，美其名曰“能烧热的席梦思”。吊炕可利用玉米、棉花、小麦等农作物秸秆来燃烧取暖。造价也不高，记得当年我家盘这个大吊炕，总共才花了三四百元。

我家这个吊炕盘在了一间经过装

修的土坯房里，占了整个里间一多半的面积。老伴儿可着炕面买了一整块炕革铺在上面，既干净又平滑。我家院子里种着各种树木，还有几亩责任田，所以有烧不尽的柴火、树叶和废旧木料。冬日里，老伴儿早早就烧起了火炕，将相当一部分秸秆利用起来，转化为热能。哪天天冷就烧两回，然后把烟囱上的插板一关，全部温度就保持在室内，不仅晚上睡觉时不冷，白天不生炉子不开暖气室温也保持在10℃以上。吊炕下面还可以放洗过的鞋子，一夜之间就能烘干。吊炕烧起来很顺，有一股很强的吸劲，火点着以后就沿着烟道向里吸着烧，因此不论什么天气，不论刮多大的风也不会反烟，整个屋里不会有一丁点儿烟熏火燎的感觉，有的只是热烘烘的暖意。倘若再讲究一点，在炕的一侧墙上配挂上一个碳纤维电暖器，便可与吊炕散发出的温度互相配合，则更是锦上添花了。

寒冷的冬天里，火炕是人们最关注的地方，也是农村老百姓普通而幸福的享受。屋外越是北风怒号、滴水成冰，大火炕越显得温暖，整个屋里、被窝里暖烘烘的。睡时脱了衣服，把腿脚往下一伸，舒服极了，这就是所谓的“幸福”吧。邻村有位姓李的大爷，一到冬天，就早早吃了晚饭，早早钻进暖烘烘的被窝里。他说：“我不困，也不累，只是为了享受这大火炕的温暖。”其实，李大爷因为上了年纪，和老

伴儿分别患有腰疼、腿疼病。睡热炕，在某种程度上对他们老两口有疗愈的作用。我和老伴儿也是感同身受。老伴儿说，睡热炕，那才叫享受呢。虽然我们如今住在城里，有地暖，室内暖和，但总觉得比不上老家小屋子里的吊炕舒适。那时，我的小外孙、外孙女每逢周末或节假日就闹着让父母或爷爷奶奶把他们送到姥姥家来，其目的之一就是享受这大炕的温暖。他

们在炕上嬉戏打闹，在热被窝里钻来钻去，弄得整个炕上乱七八糟，然后开心地大笑。夜里，俩孩子睡在我和老伴身旁，一边儿一个。我常爱扭头看看这个，瞧瞧那个，轻轻抚摸着他们熟睡中的小脸和头发，侧耳听他们轻轻发出的童稚的鼾声。俩孩子睡得那叫一个踏实啊，一如这推也推不翻、晃也晃不动的大吊炕。

（图片由作者提供）



吊炕

（本版有些文字涉及方言，仅用其音）